

# 用典研究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Wuhan University

罗积勇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 用典研究



罗积勇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典研究/罗积勇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11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307-04574-5

I. 用… II. 罗… III. 汉语—典故—研究 IV. H1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3423 号

责任编辑:陶佳珞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 笛

---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80 1/16 印张: 20.5 字数: 290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4574-5/H·383 定价: 33.00 元

---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自然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 主任委员 ▶ 刘经南  
副主任委员 ▶ 卓仁禧 李文鑫 周创兵  
委员 ▶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习山	石 兢	宁津生	刘经南
李文鑫	李德仁	吴庆鸣	何克清
杨弘远	陈 化	陈庆辉	卓仁禧
易 帆	周云峰	周创兵	庞代文
谈广鸣	蒋昌忠	樊明文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 主任委员 ▶ 顾海良  
副主任委员 ▶ 胡德坤 黄 进 周茂荣  
委员 ▶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马费成	邓大松	冯天瑜
汪信砚	沈壮海	陈庆辉	陈传夫
尚永亮	罗以澄	罗国祥	周茂荣
於可训	胡德坤	郭齐勇	顾海良
黄 进	曾令良	谭力文	

秘书长 ▶ 陈庆辉







罗积勇 男，1961年生，湖南衡南县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82年考取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师从武汉大学中文系周大璞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考取在职博士生，师从武汉大学中文系郑远汉教授研习语法修辞，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出版的著作有《容斋随笔选译》（巴蜀书社），还参编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故训汇纂》。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有《“对称同构原则”在汉语和汉文化中的体现》、《从心理学看古书抄刻中出现的错误》、《先秦“同义词区别使用”的理据》、《论假借义同化》、《浅论黄季刚考求方言本字的方法》、《试论辞书编纂者以又音别义造成的字词音义混乱》、《用典方式说略》、《用典中的蕴含之研究》、《〈故训汇纂〉与多义词研究》、《“猥”之词义系统考》、《考“猥”的异体字》等。

# 序

---

《用典研究》原是罗积勇同志撰写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写成后送交校外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复旦大学的宗廷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周光庆教授等评审，得到诸位先生的肯定和称赞，提交答辩时，答辩委员们一致将这篇论文评为“优秀”。现在，武汉大学出版社经过有关专家的审查、评定，决定资助出版，是对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再一次肯定，更是对罗积勇同志本人的鼓励。

作者要我为这本即将付梓的论著写几句话，作为“序”。有关本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三位校外评阅专家的评语中已说得很清楚。王宁教授指出：“该论文不少地方具有独创性，是自己钻研的结果，绝非人云亦云。”宗廷虎教授说：“本文集中探讨了古代典故的语言结构形式，并从多种不同层面对典故进行分类，第一层面的分类坚持贯彻同一标准，由此建构了一个立体式的框架，提供了一种研究的模式。在分类的全面细致方面，超越了前人。”他又说：“本文对暗用识别途径的分析，对转义式、衍义式、反义式等产生原因的研究，关于典故与借代、双关、别解、对比等修辞手法

关系的研究，均有独到见解。”除此之外，王宁教授、周光庆教授还认为：第五章中关于“衬言”、“代言”的细致分类，第六章中关于“叠引”的深入讨论，也都比较精彩。专家的判断，可供大家参考。至于这本书到底怎么样，读者阅读了全书，自然明了，会作出各自的评判，毋庸赘述。在这里，我仅就本书的研究方法谈一点感想。

用典是历来为文人、学者所关注的一种语用手段或修辞方法，不仅在古往今来的文人作品里都采用，更有不少学者从理论上作了研究，或有所论述。有的论述还相当全面，并有提纲挈领的概括。如宋人魏庆之分门别类地汇集前人诗话著作中相关论述，编成了《诗人玉屑》，该书卷七有专章谈“用事”，对前人作品里“用事”之得与失作了一定程度的规律性分析。该书从积极方面提出：用事有“三易”（易见事，易识事，易读诵）；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有“事如己出天然浑厚”者；有“用其事而隐其语”者；有“两句用一事”者；有“用其意用其语”者；有“不拘故常”者；有“用人名”者；有“用事重叠”者；等等。从消极（即应避免或注意的）方面指出：使事要“不为事使”；“用事要无迹”；用事要“的当”；“不可牵强”，不可“失照应”，不能“率而用事”；等等。近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被誉为现代修辞学的经典之作，该书将“引用”定为一种修辞格，并就引用的方式分为“明引法”和“暗用法”两类，对“引用”作了明确的定位和科学的分类。古今学者有关用典问题的论述和研究成果，无疑都是有价值的，宝贵的，在罗积勇的《用典研究》里大都有所继承。但是，作为一项新的研究成果，不能只有继承，必须有所前进，有所发展。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语言是一个系统。系统中每个具体语言单位的价值，是在同其他单位或因素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每个具体语言单位或语言材料的使用，其价值和效用更是在一定关系中实现的。“用典”之典，从静态的角度说，无非是一种具体的语料或语言单位，它的价值和效用只有进入话语，同语言的乃至非语言的种种其他因素发生关系，才得以体现。因此，从“关系”着眼来审视和总结用典之法，是切要的研究方法。《用典

研究》的作者正是努力这样做的。他分别从语句和语篇的结构关系中，从形与义的隐现关系中，从典之源和典之用在形式和意义的异同关系中，从典面同现实语境的关系中，对用典的方法和效用进行审视，进而用科学的归纳法，就不同的关系平面归纳出用典的类别，形成用典之法的系统；同时又在“关系”思维的指导下，列举和分析用典的修辞功用。这里又涉及归纳法和系统论。关系因素是多方面的，用典的情形便也纷纭复杂，作者能用科学的归纳法多角度地进行分类、概括，并分别定以名目，这是科学研究基本的也是重要的方法。每种角度的分类坚持同一标准，由不同角度分出的类别构成用典法式的系统。

用典不过是一种语用策略，一种修辞方法，本书能把它发掘得这样深入，写得这样厚实，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文献资料的翔实），研究方法的恰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不能说作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完善，没有缺失，但是作者所作出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应予充分肯定。

郑远汉

2004年12月30日





# 目 录

---

序 .....	郑远汉 1
<b>第一章 绪论</b> .....	1
第一节 什么是用典 .....	2
第二节 历代对用典的批评和研究 .....	14
<b>第二章 用典的显与隐:明引、暗用</b> .....	34
第一节 明引、暗用正名 .....	34
第二节 明引的引用标志 .....	38
第三节 暗用的识别途径 .....	42
<b>第三章 用典的言与事:引言、引事</b> .....	51
第一节 引言的分类 .....	51
第二节 引言、引事辨惑及引言兼引事的情况 .....	53
第三节 典故的典面研究 .....	58

第四章 用典的语义关照:同义式、转义式等 .....	79
第一节 同义式 .....	79
第二节 转义式 .....	84
第三节 衍义式 .....	92
第四节 反义式 .....	99
第五节 双关式 .....	118
第六节 别解式 .....	123
第五章 用典的功用显现:证言式、衬言式等 .....	129
第一节 证言式 .....	129
第二节 衬言式 .....	140
第三节 代名式 .....	163
第四节 代言式 .....	179
第六章 用典的寡与多:单引、叠引 .....	206
第一节 单引中的特殊语言形式 .....	206
第二节 叠引的形式 .....	226
第三节 叠引的意义类型 .....	242
第七章 用典的修辞效果 .....	251
第一节 提升性效果 .....	251
第二节 曲折性效果 .....	262
第三节 反差性效果 .....	274
第四节 产生预期效果的条件 .....	279
第八章 结论与余论 .....	284
第一节 回顾 .....	285
第二节 进一步的讨论 .....	296
主要参考文献 .....	310
后记 .....	317

# 第一章

## 绪 论

---

关于用典，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得比较多。而本书试图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之所以选取这个角度，是基于三点考虑：一、典故本身是用语言表达的；二、典故引入文中或话中之后，要与前言后语相协调，这是个语言问题；三、典故在文中表达的意思，决定于典故在句子或句群中负担什么样的功能。换句话说，典故在文中的含义只有先从语言的角度分析，然后才好藉此进一步作文学方面的分析。

从语言方面分析用典，是现代修辞学的任务。现代修辞书一般把用典称为“引用”。本书之所以不用“引用”之名，是因为本书主要以古代作品为对象，而用典现象与古人崇经（经典）的文化思想有关，其所引用的一般为典籍、经典，所追求的修辞效果一般为权威、典雅和曲折，故习称为用典。而“引用”这一术语未能反映这样的涵义，并且容易跟平常说的引用和语法概念“引用”混淆。所以，本书不采用“引用”，而采用“用典”这个术语<sup>①</sup>。

---

<sup>①</sup> 赵克勤先生《古汉语修辞简论》即使用“用典”作为辞格名。

## 第一节 什么是用典

### 一、定义

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这种修辞手法就是用典。

为了论证我们上述关于“用典”的定义，下面通过一些例子来具体分析。

例（1）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离骚》）

例（2）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史记·李斯列传》所载李斯《谏逐客书》）

例（3）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世说新语·言语》）

例（4）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慰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sup>①</sup>。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

<sup>①</sup> 程炎震《世说新语校笺》曰：“林宗之没，乃先于太丘二十余年。范书、蔡集皆明著之，此之诬谤，可谓巨谬。”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曰：“此出《语林》，见《御览》五百六十一，文较略。又七百七引较详。而云‘傅信字子思，遭父丧’云云。盖有两说。”不过，这类传说是当时存在的，《世说新语》把它记录下来，我们这里只谈记录的语言问题，不涉及事实真伪。

百所日。(《世说新语·规箴》)

例(5)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并上下权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谓绪曰：“汝为此歛歛，曾不虑狱吏之为贵乎？”(《世说新语·规箴》)

例(6)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例(7)日来月往相推迁，迢迢星岁欲周天。无冬无夏卧霜霰，水冻草枯为一年。汉家甲子有正朔，绝域三光空自悬。几回鸿雁来又去，肠断蟾蜍亏复圆。(唐·刘商《胡笳十八拍》之十一拍)

例(8)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宋·欧阳修《朋党论》)

例(9)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中下，却是封侯者。芸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宋·辛弃疾《卜算子·漫兴》)

例(10)小生救了人，反被害了。自古云：“痴心女子负心汉。”今日反其事了。(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

以上十例，不但有文、赋、诗、词、曲各体作品，而且还有反映口语的材料，基本上能够代表言语作品了。

在这些言语作品中，有的是引用了古代故事，即：例(1)、(3)、(5)、(6)、(7)、(8)。其中例(8)是引《尚书》中的故事。例(6)，现在也还可以看出是引用了古代故事，羿射九日的神话传说家喻户晓。例(7)也可以断定是用了典故，因为就字面上看，蟾蜍是不能“亏复圆”的，这里用它来代指月亮。月中有



蟾蜍，这个传说非常古老，《淮南子·精神》：“日中有踞乌，而月中有蟾蜍。”现在我们对这个传说也不陌生。对例（5），熟悉《史记》的人也能很快地联想起相应的典故，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汉文帝时，曾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勃免相回到自己的封地，后被控以谋反罪下狱。“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最后还是受到了小小狱吏的指点，才得以脱身囹圄。出狱后，他不由得感叹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至于例（1）、（3），其所用故事在文中均只用相关的人名来表示。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有两个前提：

（一）当时的人们（至少是文人们）对这些典故非常熟悉，只要一提起某一人名，就能想到相应的故事。例（1）中出现的“彭咸”，我们今天不熟悉，但这个有名的巫师，在当时崇巫的楚文化中，应该是人人皆知的。例（3）的“管夷吾”即管仲，而管仲的事迹当时也是读书人所共知的，因为《论语》中孔子也提到并赞许过他。管仲的事能用作典故者，不外是他由公子小白的敌人变为后来的齐桓公的国相以及他辅佐齐桓公强盛齐国、成就霸业两件事。

（二）有足够的语境暗示取这个古人的哪一个或哪一方面的故事。比如例（3），管仲的故事有两个，取哪一个？从王导的身世和上文中温峤与他交谈的内容看，就只能是第二个故事，即管仲辅佐君主、一匡天下这件事。

在以上所举十例中，除去上述引故事的例子，余下的就是属于引用有来历的现成话的例子了，它们是例（2）、（4）、（9）、（10）。其中例（2）和例（10），是引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话。而例（4）和例（9），则源自典籍，可以找出明确的出处。例（4）中所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阳货》：“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

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例（9）中的“舍我其谁也”，语出《孟子·公孙丑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由上面的例子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用典既包括引古代故事，又包括引有来历的现成话。而任何想把用典（“引用”）限制在某一方面的做法，都有失偏颇。

古代的文学批评著作习称用典为“用事”，如钟嵘《诗品》：“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但“用事”这一概念，一开始就是包括引故事和引现成话的。比如诗文中引用圣贤之语和论理之言，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就连主张清新自然风格的陶渊明，有时也在诗中引这类现成话，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所以古人没有把引现成话排除在“用事”之外。但是，明明是包括引故事和引现成话，名称却只是“用事”，似乎有些名不正。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就没采用这个术语，他改称“事类”，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后来人们没有采用刘勰的“事类”，还是称为“用事”，大概是因为这个术语相对顺畅一些，另外，“事”的意义在古代比较泛，比如在校勘中校出了语言错误若干这个意思，可说为校出若干事。不过，“事”的这种意义今天已经不存在，把用典称为“用事”有可能会引起误会，以为我们只谈引用古人故事这一方面。所以我们不用这个术语。

今天的学者又有另一种意见，即把用典限制为引用有来历的现成话。如，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第七章第五节不采用“引用”和“用典”的说法，而称为“引语式”，他说：“引语式是引用社会现成话以说明新问题、新道理，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反映自己的见地（现成话不限于成语，范围很大，包括成语、谚语、格言、古代典籍中的例句等）。”这里把成语不加分别地当作现成话，而其实成语中有很多是概括古代故事的，如“叶公好龙”、“杯弓蛇影”。

影”、“狐假虎威”等，那么引这些，就不是纯粹的引语了。事实上，修辞上的“引用”与语法中讲的引用，是有很大差别的。汉语修辞中的引用是包括引故事的。故事当然要用语言来讲，但在古代用典事实中，绝大部分这类引用并不是照搬前人的叙述故事的语言。因此引语式不足以包括一切。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是：引用典故，不管是引故事，还是引现成话，可以明引，也可以暗用。我们上面举了十个例子，引故事的是例（1）、（3）、（5）、（6）、（7）、（8）。其中例（8）是明引，其他是暗用；引现成话的是例（2）、（4）、（9）、（10），其中例（2）、（4）、（10）是明引，例（9）是暗用。所有明引，均有可供识别的标记，例（4）的“孔子曰”，例（8）的“《书》曰”，均明示出处；例（2）和例（10）引相传的古语或俗语，不好确指出处，但它们也都在特定位置对引用有所标示，例（10）只在引用之前加以标示，而例（2）则前后都有标示，并且是配合在一起的，即“所谓……者也”。暗用则没有这些明显的标记，但一般也有可供识别的途径。如例（7）中的“肠断蟾蜍亏复圆”这一语句在表层语法结构看起来有点矛盾，“蟾蜍”怎么能“亏复圆”？由此提示人们往典故方面想。例（5），话语表层结构虽看不出明显的矛盾，但在说对方的作威作福、专权弄政时，为什么突然要人家想想狱吏之贵？说话有所指，明显暗含典故。例（3）中温峤所说“江左自有管夷吾”中的“管夷吾”这个人并未在上文中出现，而且从上下文又可看出他这话明显是针对王导说的，这就引导人们想到这是在打比方，是在用典故打比方。至于例（6），“燿如羿射九日落”，有“如”字显示是在打比方，喻体“羿射九日落”本身是用典。例（9）中，辛弃疾把典故与自己的话语弥缝得很好，似乎看不出用典的痕迹，不过从这首词的上阕，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些线索：“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中下，却是封侯者。”这些话里明明含有不平之气，所以下阕辛弃疾自负能以善于农耕来博取功名，这绝对是正话反说，意在与出自《孟子》中的那个典故形成反差。总之，关于暗用的识别途径很值得研究，我们将在后面的相应章节中详加分析。

在我们关于用典的定义中，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这就是：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是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这种修辞目的，据我们观察，至少包括引用典故所要达到的直接功用和与此相联系的修辞效果。我们还是就上面所列举的十个例子来分析。

就用典的功用来观察，例（2）、（4）、（8）为一组。例（8）中，欧阳修引《尚书》中所记商纣王的故事来证明小人无朋，而引同书所记周武王的例子证明君子有真朋。可见用典在这里起一种证明的功用。事实胜于雄辩，用典的效果自然是增强结论的可信性。例（4）中，郭泰（郭林宗）为了证明他所看到的陈纪（陈元方）的行为的不妥，引用了孔子斥责宰予的话。在古代，将圣人的话或经典中的话引到自己文章中来，便使自己的文章平添许多的权威性。这就是所谓的“宗经”和“征圣”。

而例（2）、（6）、（10）为另一组。在例（2）中，“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用一个判断句将两件不同的事情联系了起来，就功用说，是一种比较；就效果看，则使秦国的逐客举措显得更荒唐，即增加了一种鲜明的、一目了然的效果。例（6）中，“燿如羿射九日落”，这是个比喻，它与其他三个纯粹比喻句一起来用来状写公孙大娘弟子舞剑的情形，不过，由于它是借比喻的方式来用典，所以它比其他比喻更实在，也更有内涵。想想一个粗犷不羁、身宽膀圆的原始人弯弓搭箭，一口气把九个太阳射了下来，这该有多大气魄、多少豪情。也就是说，把这个典故拿来一比，就把公孙大娘弟子剑舞的神韵传达了出来。而在例（10）中，剧中人张珙救了崔家一难，得以与崔莺莺订婚，可事后却遭悔约。张引相传俗语“痴心女子负心汉”，说明通常的情况。而又以这个通常的情况与自己遭遇的情况来进行比较，从而说明现实情况的反常，当然也强烈地表达了张生的不平的情绪。

我们就用典故功用观察而得出的第三组是：例（1）、（3）、（5）、（7）、（9）。例（1）是屈原《离骚》中的句子。屈原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想投汨罗江自尽，他不直说，而借神巫彭咸曾自沉汨罗江这一典故来说，那么典故在这里就起到一种代言的功用。我